

约翰·克里斯朵夫



北京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01—96—0252

1996年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东方出版社
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/[法]罗曼·罗兰原著;林怀卿改写. —北京:
北京出版社, 1996. 9

(世界少年文学精选)

ISBN 7-200-02958-0

I. 约… I. ①罗… ②林… III. 世界文学名著—少年版
IV. 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9782 号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YUEHAN · KELISIDUOFU

[法]罗曼·罗兰/原著

林怀卿/改写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.25印张 135 000字

1996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20 001—23 000

ISBN 7-200-02958-0

I·335 定价:13.00元

PDG



- 林怀卿

生命的光芒

罗曼·罗兰于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生在法国中部民埃佛（NIEVRE）省的克拉美西（CLAMECY）城，其家族数代都是律师，他的父亲爱米尔·罗兰崇尚自由思想，母亲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对音乐非常喜爱。罗曼·罗兰从父亲那儿学得了追求自由的高尚思想，而从母亲那儿承袭了对神的信仰和音乐修养。

一九〇四年，他开始在《两周杂志》上发表长篇传记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一九一二年正式完稿。其间他还著了《米开朗基罗传》、《托尔斯泰传》等。一九一三年六月，法国国家学院颁给他文学荣誉奖，一九一六年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本书中的主人公约翰·克利斯朵夫出生

在德国的一个音乐世家，自小就显露了他在音乐方面的天分，以十一岁的稚龄担任宫廷乐师，但是由于看不惯社会上既存的罪恶与虚伪，使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不幸。由于约翰·克利斯朵夫能以勇敢、乐观的态度面对这些逆境，终于成为伟大的艺术大师，以优美的音乐丰富人们的心灵。

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：书中的主人公。出生于莱茵河畔，自幼就被喻为音乐神童，然而，他所经历的路程却是苦难而崎岖的。想做个追求真、善、美的创作者的约翰·克利斯朵夫，与社会上既存的罪恶和虚伪相搏斗，身心备受创伤。但是由于他坚强的生命力、意志力、以及对真理及爱的执著，终于成为一位具有高洁灵魂的伟大艺术家。



约翰·米歇尔：克利斯朵夫的祖父。曾经担任皇家乐团的指挥，在退休后，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克利斯朵夫的身上，是个孤独的老人。



曼希沃·欧尔：克利斯朵夫的父亲。担任皇家剧场的小提琴手，虽然出身于有名望的音乐世家，却因酗酒而自毁前程。



鲁蕙莎：克利斯朵夫不幸的母亲。是一位温柔而心地善良的妇人。



葛丽嘉：高兰德的表妹。寄居于史丹芬家，是一名内向而美丽的意大利少女，后来成为伯爵夫人，与克利斯朵夫再度相逢，成为他心灵上的恋人。



安娜德：一位外柔内刚的法国女性。由于身为银行家的父亲突然自杀，全家陷入贫困的局面，但她坚强地挑起家计，担任家庭教师来培养弟弟。在德国与克利斯朵夫相识。



奥里维：安娜德的弟弟。是一位纤细而多愁善感的青年，对克利斯朵夫抱着无限的敬爱，两人成为知己。

莱茵河畔	1
童 年	11
学习音乐	20
音乐神童	43
宫廷提琴手	49
新朋友	57
初 恋	68
父亲去世	86
恶意的中伤	93
反 抗	98
法国少女	102
孤 独	111
逃 脱	116
巴 黎	124
葛丽嘉	141
奥里维	145
安娜德	153
友 情	171
考 验	177
母亲去世	185
朋友结婚	189

 目 录

故人重逢	196
燃烧的荆棘	210
音乐大师	229
故人之子	235
生命的光芒	241

● 莱茵河畔

莱茵河的河水，发出轰隆轰隆的巨响，从屋后蜿蜒而过。一大早就下个不停的雨水，密密地敲打着玻璃窗，在一片朦朦水雾当中，窗上的裂痕更加明显。白天的光亮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悄悄隐遁了，只留下泼墨似的灰暗，弥漫在房间四周……

初生的婴儿，不安地在摇篮里扭动着小小的躯体，米歇尔虽然很小心地在门外脱了木鞋，但是走在地板上的声响，还是惊动了婴儿，他开始大声嚎哭起来。

鲁蕙莎从床上伸直了身子，轻轻地哄孩子，米歇尔一边摸索着油灯，一边将它点上靠近摇篮，婴儿的表情在微微晃动的火光中显得很奇怪，皱成一团的小脸拼命地挤着泪水和汗珠，张大的口随着剧烈抽动一张一合……

“好丑的小家伙！”

老人夸张地掀了掀嘴，用沙哑的声音说。鲁蕙莎听了，宛如自己挨骂一样，不高兴地噘起嘴，米歇尔只好安慰她：“这是实情嘛！又不是你的错，婴儿都是

这样的。”

鲁慧莎有点不好意思，然而婴儿的哭声分散了她的注意力，她很快扫去羞涩和不安，伸出双臂热切地说：“把孩子给我吧！”

米歇尔一面抱起孩子，一面不赞同地摇摇头：

“别一听到孩子哭就抱他，这会宠坏他的，有时候让婴儿尽情地哭一场，反而比较好……”

鲁慧莎接过婴儿，紧紧地抱在怀中，脸上充满了慈祥与爱意。她凝视着婴儿，仿佛拥有了全世界！

米歇尔无可奈何地微笑着，回到暖炉旁，用力拨弄炉中的炭火，他似乎跌入了沉思，一会儿才抬起头来，用一种乐观肯定的声音说：

“孩子的外表再怎么变都没有关系，最重要的是他的心，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一颗善良的心更贵贵的了！”

婴儿由于接触到母亲体温传来的温暖，渐渐停止哭泣，安静地依偎在母亲怀里。不久，米歇尔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着急又不耐烦地问道：

“曼希沃到哪里去了？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！”

“他到剧场去了，听说有场音乐会要练习呢！可能会晚点回来……”

“剧场早就关了，我刚才曾经到过那儿。他又编谎话骗你了，唉！”

“不会的，他一定到别处练习去了，您别一直怪他……”

“不会吧……？你和我一样清楚，曼希沃不是这种人！”

鲁慧莎默默地流着泪，米歇尔的话像根针似的穿过她的心里。事实的确如此，她并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不愿去面对它的残酷和悲哀而已。

“真是家门不幸！怎么会生下这个醉鬼！看来，我送给你的并不是一件好礼物……”

米歇尔沉痛地摇着头，发出一阵阵叹息。鲁慧莎更难过了。她抬起无助、祈求谅解的眼睛对米歇尔说：

“都是我不好！他不该娶我这种女人的，爸爸也知道……”

“也许吧！一个苦心栽培出来的音乐家，本来就不该和你这种门不当、户不对，又丝毫不懂音乐的女人结婚——这也是当初我反对你们结婚的理由——但是，既然都结婚了，你又是一个善良、守本分的妻子，他没有理由用逃避婚姻来麻醉自己。毕竟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呀！”

的确，米歇尔的话一点都没有错，当初他的儿子曼希沃宣布要和女佣——鲁慧莎结婚时，镇上的人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曼希沃的家族虽然不是大财主，但是，在这莱茵河畔的小市镇上，却以人才辈出而闻名

名。附近的音乐家，无不以充满虔敬的心情仰望着他们。

曼希沃从年轻时代起，一直是宫廷剧场的小提琴手。他的父亲约翰·米歇尔在退休前，是宫廷的演奏会指挥，他把全部心力，都投注在儿子身上。因此，当曼希沃和鲁蕙莎要结婚的消息一传出，他立刻大力反对，对儿子的不争气及轻率，予以最严厉的责备。但是，不久当他了解鲁蕙莎的温柔和贤慧之后，很自然地放弃了原先的成见，对这个媳妇，加倍疼爱起来。

至于曼希沃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门不当、户不对的婚姻，一直是令人不解的谜。鲁蕙莎并不是个吸引人的女子，既无财产，又不美丽。她出身卑微和对音乐的无知，绝不是曼希沃的理想对象。曼希沃不但是当地的美男子，还是个前途颇为看好的年轻音乐家。只要他愿意，娶个有钱有势有教养的妻子并不是难题。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做出出乎意料的决定，不仅别人想不通，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了解呢！

一时的迷惑终究是经不起考验的，结婚后的曼希沃立刻后悔了。他并没有隐瞒自己的不满，可怜的鲁蕙莎，从此以后只能以善良、柔顺来平抚丈夫的懊恼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曼希沃开始以酒来麻醉自己。他并不是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，但是，若能持之以恒地苦练，也能创造出了一番事业。然而，自从迷上喝酒之

后，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，就像玻璃窗上的水珠，一下子从顶点滑落，他的四周是一片黑暗……

“爸！他可能很晚才会回来，您还是先回去吧！”

“不！我还是在这儿等他吧！除非你不希望我和他碰面……”

“呃……爸爸，您一见到他又会大发脾气，我实在很为难……”

鲁慧莎小声地说，抬起怯怯的眼睛望了米歇尔一眼。米歇尔若有所思地顿了顿，隔了好一会儿才说：

“那……我还是回去吧！”

他低下身来吻鲁慧莎的额头，一边摸索着走出去，不时碰撞桌椅，发出喀喀的声响。

床上的婴儿又哭了，断断续续的哭泣声十分悲凄，鲁慧莎连忙轻拍着他，以温柔和缓的声音哄着：

“乖宝宝！别哭啊……”

婴儿还是继续哭了一段时间，不久，圣马丁教堂的钟声在深夜中沉沉响起，就像滑过青苔的脚步一样，有一种舒缓安定的力量，使得幽静的黑夜，更加神秘悠远而不可测。正在哭泣的婴儿，慢慢止住了哭声，静静地倾听那远处的钟声，如母亲充沛的乳汁般，不断地流进婴儿体内，他饥渴地吸吮着。对音乐，这个小婴儿从出生就有一份本能的敏感，似乎预知了自己未来的命运般，他把一切交给音乐，让音乐成为自

己的守护天使……

鲁慧莎聆听着钟声，完全被震住了，她茫然地把眼光投注在黑暗中，那儿似乎有她悲苦的和新生儿乐观的将来。莱茵河的水依然滔滔流着，鲁慧莎的悲伤渐渐隐去，嘴角浮上欣慰的笑容，不知不觉在爱儿身旁静静地睡着了。

窗外，仍然是永不休止的雨和无声的夜。

昼夜以它不变的步调，日复一日向前奔去，一天、一个月，结束又开始，日子永远在交替中，丝毫不露倦怠和仓皇。

生命的钟摆沉沉地摆动起来了，母亲温柔的眼波和丰富暖意的乳汁不断地注入婴儿小小的身躯内。不久，这股生命的喜悦之流，化成新生的力量，逐渐在克利斯朵夫的脑中形成朦胧记忆。像急流中露出一角的岩石，他的心智慢慢萌芽了，那莱茵河的奔流、庄严的钟声，这一切如同流泻的时光，在克利斯朵夫小小心灵中歌唱。

岁月飞逝，克利斯朵夫渐渐成长了。

从窗子外望，蓝色天空的一角好像在对自己微笑，一线阳光透过厚厚的窗帘流泻进来，不偏不倚洒在他的小床上，这是克利斯朵夫习惯的世界，一早醒来最先接触的世界！闪闪生辉的天国似乎近在眼前

哪！

房子里有多少东西呵！家人共餐的长桌、摆满杂物的橱柜、靠窗的角落插了花的瓷瓶……克利斯朵夫每天在属于自己的宇宙中探险，一点也不觉得无聊，在他眼中，一个人和一只苍蝇的价值是相等的，小猫、火焰、桌子……一切的一切，都是新奇有趣，充满生命地活着。

黎明时，天际还蒙着薄纱，只露出濛濛的一隅，克利斯朵夫就醒了。他躺在自己的小床上，眼睛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屋顶上跳动的光影。这是个很有趣的游戏，玩多久都不会觉得厌倦，他不自觉笑起来了。渐渐高昂的笑声，把正在睡觉的鲁慧莎吵醒，她探出半个身子，睡眼惺忪地瞪着克利斯朵夫：

“怎么了？小疯子？”

鲁慧莎怕吵醒丈夫，不得不装出很严厉的样子，皱着眉头用手指捂住嘴唇，示意克利斯朵夫不要出声。但是，不久她也忍不住笑了出来，眼睛里满是温柔，于是，克利斯朵夫笑得更厉害了，这放纵开怀的咯咯笑声，终于吵醒父亲，引来一阵谩骂。克利斯朵夫把小身躯深深地埋进被子里，缩着脑袋装睡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贪玩好动的性子又忍不住了，克利斯朵夫从暖暖的被窝里露出半个脸，倾听周围的动静——屋顶上，风沙沙地刮过，和教堂的钟声相互应

和。群集的麻雀，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飞上跳下，一刻也不休息；而烟囱上的鸽子又显得多么稳重平和，咕咕地唱着迎晨曲。克利斯朵夫被这些声音感动了，不知不觉也跟着哼起歌来，起先，是低低的浅唱，过不了多久，声音便高昂起来，再度吵醒父亲的美梦。曼希沃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。

“还不闭嘴！你这只聒噪的骡子！”

克利斯朵夫吓了一跳，但马上又偷偷笑了起来。他干脆学着骡子的叫声，在被窝里嘶嘶叫。父亲再也忍不住，便跳下床来打了他一顿。克利斯朵夫一边哭泣，一边还不服气地低低哼着。

克利斯朵夫常常用手抱着双腿，一个人静静坐在地板上，家人很少有时间去理他，他也不需要别人关心似的，沉醉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。他喜欢凝视着自己的指甲，观察身边的一切事物，有时候吃吃地笑，有时候又专心得不得了的样子，家人如果无意中发现他这些举动，便会不以为然地骂他：“小疯子！”

在无止境的责备中，克利斯朵夫的身体却越来越健壮，他已不甘于家中单调的环境，开始把注意力投往外面的天地，只要有一点点奇怪的声音，他就会偷偷溜出去察看。但是，不幸得很，每次都被家人发现找回来，狠狠地揍一顿。奇怪的是，好奇心永远大于挨打的痛苦，因此，克利斯朵夫还是继续着这种闯出

家门的尝试。终于，有一天，他趁母亲不注意，一个人溜出家门。

克利斯朵夫家在市郊，周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草原，他以小碎步，稳稳地踏过这片土地，映入眼中的尽是一些美丽的景象，自然是人类永恒的母亲，他已感受到这位母亲的温暖慈爱了！

小径旁又出一枝小树杈，在克利斯朵夫眼中，立刻变成了神话中的魔杖，轻轻一点，一群威武雄壮的兵士们就出现在眼前，随着克利斯朵夫大将军的指挥，开拔远征。一会儿，魔杖变短了，他摇身一变，又成为手执指挥棒的乐团大指挥。看哪！手指轻巧地一挥，那些小提琴手、大提琴手……都严阵以待，多威风神气啊！克利斯朵夫不禁咯咯笑了，他一边挥着无形的乐团，一边轻轻唱和着，完全沉醉在音乐的幻想中。演奏完毕，树梢被风撩起丝丝声响，好像是观众热烈的掌声，指挥家以最优雅潇洒的姿态，郑重地鞠躬答谢。就这样，克利斯朵夫一遍又一遍地玩着这种游戏，丝毫不觉疲倦。

一天，米歇尔带着年幼的孙子克利斯朵夫上教堂，克利斯朵夫坐在高高的长椅上，听着大人们说些听不懂的话，觉得很无聊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阵从未听过的声音响自教堂一